

陳惠英老師

《葉靈鳳卷》的〈一月的野花〉文首說“香港的自然是美麗的，尤其是花木之盛”。開花最盛的時間數有每年的二三月至四五月，至於陽曆一月之花，得特別介紹。所謂“一月的野花”指的是一種矮小的紫羅蘭，在新界及一般山邊上可以見到，還有是野生的單瓣白玫瑰，純白，無香，花朵大，另外一種野花是黃菊花，由秋天開到立春，經得起冷寒。

〈三月的野花〉介紹的花不計杜鵑（許是太常見的緣故），有不同的蘭花，原來港島半山的峭壁，是奇種蘭花出產之地，另外有的是金銀花、炮仗花，還有不能不提的是木棉/英雄樹。

〈四月的花與鳥〉，更是花影處處，鳥語鶯鶯。書中往下便是數說香港野鳥的篇章。香港方物，娓娓道來，令人悠然神往。

香港的花木，的確隨處可見。城中一角花園，常見分層次地遍植不同高度、色彩互補的花木，一般隨季節而改變。這，自然是花王的功勞。

城外，曾見一樹桃花，在陽曆二三月，花開盡，但見一片濃艷的淡粉紅色，所謂濃淡相宜，大概是如此這般吧。每次經過，總會凝神，看那顏色幾時消退。那花樹可以說是整個季節的註腳。葉先生提到的炮仗花，開至最燦爛時，大有壓頂的氣勢。花樹人家似活在一幅畫片中，看着，可以預知夏日的熱辣。

有時候，一樹松針，名字卻不見松影，號曰木麻黃，葉影婆娑，樹幹結實有力。

近日看樹，每留意樹身、橫枝。某日見一列矮樹，無橫枝，如冠濃葉，頂在一畢直樹幹上，生態盎盎。日常所見，多的是恣態橫生的樹，有像鉤勒，有像點豎，是空間裏的筆墨，其中，鳳凰樹幹豐潤清明，最是耐看。

舒巷城的《都市詩鈔》有〈花與樹〉：

那天離開市區
到了山野時
我想，對於花與樹的名字
我知道得很少
但又有什麼關係呢
我欣賞的是
這叢花、那棵樹的本身
而不是它們的名字

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六日

《新晚報·踏街行》